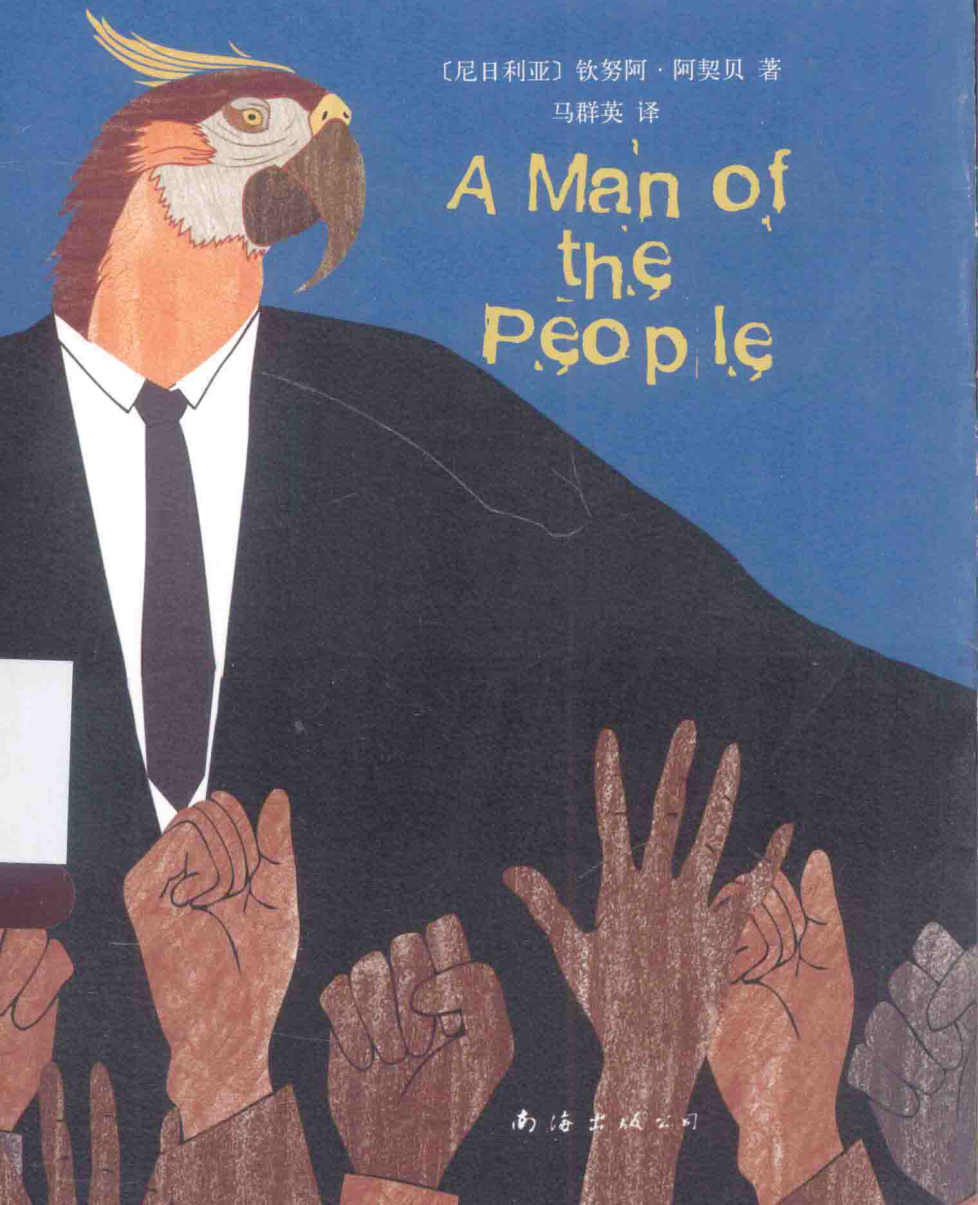


人民公仆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著

马群英 译

A Man of
the
People



南海出版公司

A Man of the People

人民公仆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马群英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民公仆/[尼日利亚] 阿契贝著; 马群英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2

ISBN 978-7-5442-7558-3

I. ①人… II. ①阿…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尼日利亚—现代 IV. ① I43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031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4-150

A MAN OF THE PEOPLE

Copyright © 1966, Chinua Achebe

All rights reserved.

人民公仆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马群英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王 丹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20千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7558-3

定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 J. P. 和克里斯

没人能否认，尊敬的国会议员 M. A. 南迦先生是全国最平易近人的政治家。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他的家乡阿那塔，只要你打听，人们都会告诉你，他是一位人民公仆。我一开始得承认这一点，否则我要讲的故事就没意义了。

那天下午，按照预定，南迦先生会向我当时任教的阿那塔文法学校的师生发表讲话。但在那政治热情高涨的年代，村民们照例也来了，实际上还占了多数。礼堂里听众爆满，人数肯定超过其容量的三倍。很多村民席地而坐，一直坐到讲台底下。我朝礼堂望了一眼，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待在外面——至少暂时待在外面。

校园里，五六组舞蹈队正在不同的地方跳舞。广受欢迎的“妇女同盟”舞蹈队的成员身穿昂贵的阿克拉布料制成的新式服

装。队里的独唱嗓音清亮，虽然闹哄哄的，你还是能听清她的声音，像鸟鸣那么清楚。人们都崇拜她，管她叫“留声机”。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是很喜欢妇女们的舞蹈，但只要“留声机”一开唱，就不得不听。她正在歌颂迈卡，说他俊美的轮廓能跟完美的雄鹰雕像媲美，说他受欢迎的程度会让传说中绝不能在树上树敌的远行旅人羡慕不已。当然，她歌颂的迈卡就是尊敬的国会议员 M. A. 南迦先生。

狩猎协会的会员们全副盛装，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巨大骚动。就连“留声机”也停止了歌唱——至少停了一会儿。这些人平时难得出动，除了出席其成员的葬礼或是在一些极其特殊和重要的场合，否则是不会露面的。我不记得上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了。他们挥舞着装有子弹的枪，好像那是玩具似的。不时有两个成员像战士那样相互敬礼，然后一起敲击枪膛，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母亲们抓住自己的孩子，急忙拖走。偶尔有一个猎人拿枪瞄准远处的棕榈枝，一枪打断。人群爆发出喝彩。但这样的情况很少。大部分猎人将他们珍贵的火药留下，以便迎接部长驾临——自这届政府掌权以来，火药也和其他东西一样，四年间价格翻了又翻。

我站在喧闹人群一隅，等着部长到来，此刻感觉一股浓烈的苦味从嘴里涌出。在这里，愚昧无知的村民们正卖力地跳舞，等着放火药，欢迎使整个国家陷入通货膨胀深渊的政客中的一位。我期待奇迹出现，希望有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平息这场滑

稽可笑的庆典，告诉这些可怜可鄙的人一两个事实。不过这肯定没用。他们不仅愚昧无知，还要冷嘲热讽。你告诉他们，这个人曾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大发横财，他们会反问你——我父亲就这么问过——难道你以为一个明智的人会把走运时到嘴的美味吐出来？

我并非一直不喜欢南迦。大约十六年前，他是我读三年级时的老师，我好像还是他最喜欢的学生。我记得，他当时是位年轻、潇洒、很受学生喜欢的老师，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童子军领队制服时的样子。学校的一面墙上有幅画，画的正是穿着完美制服的英俊潇洒的童子军领队。我不知道画那幅画的美术老师是不是在心里把南迦当作模特。虽然脸完全不同，我们还是把那幅画称为南迦先生的肖像。他们都很帅，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童子军领队，这就足够了。画中人双臂交叉在胸前，抬起的右脚轻松而自然地蹬在一个平整的树桩上。画面的四角饰有鲜红的木槿，下方刻着让人难忘句子：我的王国不是我所有而是我所做。那是一九四八年。

南迦肯定是不久之后就进了政界，并在国会谋得一席。（这在当时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它能换取多少现金。）几年后，我经常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消息，甚至还为他感到骄傲。那时，我刚进大学，非常热衷人民组织党学生分部里的活动，直到一九六〇年，党内出了丑闻，我彻底幻灭。

南迦当时在执政的人民组织党内部还是一位不知名的后座

议员。普选近了。人民组织党在国内如日中天，不担心落选，而它的反对党进步同盟党却力量薄弱、组织涣散。

后来就是国际咖啡市场大萧条，政府在一夜之间（在我们看来，差不多就有那么快）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咖啡是我们的经济支柱，正如同咖啡农是人民组织党的堡垒。

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位获得公共财政学博士学位的一流经济学家。他向内阁递交了一份完整的应对计划。

总理否决了那份计划。在那种关键时刻，他可不愿降低付给咖啡农的咖啡价格，冒落选的风险。他决定让国家银行印一千五百万英镑的纸币。三分之二的内阁成员支持财政部长。第二天早上，总理将他们全部解职，并在当晚向全国广播。他说，被解职的那些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他们跟国外敌对分子勾结，企图摧毁新国家。

那一次的广播，我记得非常清楚。当然，当时没人知道真相。报纸和广播都在宣扬总理的一面之词。我们很愤怒，学生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对领导人的信任投票，呼吁颁布拘留法，对付那些恶棍。整个国家都支持领导人。抗议游行和示威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

就在这时候，在全国的抗议声中，我第一次注意到一个危险而又不祥的新基调。

人民组织党的官方报纸《每日记事》在一篇社论中指出，那群恶棍，即那些被解职的部长，都是大学生，都是受过高等

教育的专业人士（我还保留着那篇社论的剪报）。

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像牙医拔蛀牙那样铲除政府中那些沉溺于书本经济学、模仿白人说话和做事的堕落走狗。我们为自己是非洲人而感到自豪。我们真正的领导人不是那些陶醉于他们的牛津、剑桥或哈佛学位而沾沾自喜的家伙，而是讲人民语言的人。废除可恶而昂贵的大学教育吧，那只会使一个非洲人远离自己丰富而古老的文化，让他凌驾于人民头上……

这一呼吁得到各方响应。其他报纸指出，即便在英国，在那群恶棍接受“所谓教育”的国家，担任财政大臣的也不需要是经济学家，做卫生部长的也不一定是医生。重要的是对党的忠诚。

总理获得压倒性的信任票那天，我就在公众席里。那是真理最后出现的一天，只是没有人听而已。被解职的财政部长领着他的团队走进议事厅，议员和公众对着他们大声喝倒彩，我还记得财政部长那悲伤的样子。在那一周，愤怒的民众砸毁了他的汽车，朝他的房子扔石头。另一位被解了职的部长被人从车里拖出来，人们把他打得失去知觉，沿路拖了五十码远，然后把手脚捆起，嘴巴堵住，丢在路旁。议院开会时，他还在整形医院。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国会。那也是自南迦一九四八年教过我之后，我第一次再见到他。

总理讲了三个小时，每说两个字公众就喝彩。人们称他老虎、狮子、独一无二的人、天空、海洋，还有很多其他赞扬的名字。他说，那群恶棍“企图借助国外敌对势力推翻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结果被逮个正着”。

“他们应该被绞死！”南迦从后排喊道。他的喊声那么响亮，那么清晰，后来出现在议事录里，记在他的名下。在整场会议期间，他带领后排那帮猎犬般的议员，对受害者“撕咬拉扯”。如果有人想总结那天南迦的插话，他们会记下一小时连续不断的叫喊。他不是跳起来打断别人的讲话，就是坐回去发出饿狼般的嘲笑声，汗水从他脸上滚下。

当总理说，他曾将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提拔起来，而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却从背后捅了他一刀，有些议员流下了眼泪。

“他们咬了他们母亲用来喂他们的那根手指。”南迦说。这句话也被记在议事录里，我手头就有副本。不过，要想在冷冰冰的印刷物上传递那天令人激动的气氛是不可能的。

当时是什么心情，我现在很难准确地回忆。我想，我那时觉得整场会议特别不可思议。你一定要记得，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有另一面。总理一直在说。后来他做了如今著名的（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庄严声明：“从今天起，我们一定要警惕，谨慎地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我

们决不能再将我们的命运和非洲的命运，交给那些受过西方教育、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杂种，那些人为了一碗红豆汤^①，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母亲……”

南迦至少又喊了两遍死刑，不过没有被记录下来，无疑是因为他的喊声被会场的喧闹声淹没了。

我还记得前财政部长马金德博士站起来说话的样子——高高的个头，语调平静，表情悲伤，神态高傲。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他讲。而整个议事厅里的人，包括总理，都不停地叫喊，不让他讲。那是最让人恶心的场面。主持会议的人敲了敲木槌，表面上假装维持秩序，但你看得出，他很喜欢这种混乱的场面。公众席上骂声四起。“卖国贼”、“胆小鬼”、“叉你妈的博士”。最后一句是公众席里《每日记事》的编辑贡献的，他当时就坐在我旁边。这句妙语赢来公众席上一阵狂笑，无疑，受笑声的鼓舞，他第二天早上就把它印到了他的文章里。我引号里的用词就是他文章中的原话。

马金德博士的演讲稿显然是准备好的，不过，虽然他对着稿子念，却在议事录中被记成了一篇断章取义、毫无意义的发言。关于对发行一千五百万镑钞票计划的看法，记录上只字未提——这也许还在意料之中——但为什么要把马金德博士不可能说过的话塞进他的嘴里呢？总而言之，记议事录的那帮毛头

①典出《旧约》，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将长子的名分给了弟弟雅各。比喻因小失大，为眼前的小利而放弃长远利益。

小伙子写了一篇完全不一样的发言稿，把前部长变成了一个夸夸其谈的恶棍。比如，他们让他自诩为“名声享誉欧洲的杰出经济学家”。读到这句时，我哭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流泪的。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记述那可耻的一幕，是想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尊敬的 M. A. 南迦先生那种看到部里有了空位就无耻地狂吠嗥叫着要分一块肉的人，我没理由表示热情。

学校的所有者兼校长是个瘦削结实的男人，叫乔纳森·恩威格。他非常热衷地方政务，但总是牢骚满腹，因为他为人民组织党服务，却没有获得通常会有 的 奖赏，比如被派去某个国营公司或是其他地方。不过，抱怨归抱怨，他还没有绝望，从他精心准备当前这场接待会就可以看出。也许他希望从那个被提议组建的新公司里得到点什么，这个新公司会接管处理政府淘汰的所有东西（像旧床垫、椅子、电扇、废弃的打字机和其他杂物），它们目前由公务员们拍卖。我希望他能得到委派，这样他就会时不时地离开学校。

他坚持主张让学生们排成仪仗队，从主干道一直排到校门口。老师们也要在学生队伍的尽头站成一排，等待被介绍。恩威格先生经常读《敬酒——怎样提议举杯祝饮》之类的文章，所以对这种事情非常小心。我在教工会议上强烈反对让老师像学生那样排队的提议，想激发其他人也起来反对。但那所学校的老师，脖子以上的部位都麻木了。我的朋友兼同事安德鲁·卡迪贝认为他不可能站在我这边，因为他和部长是老乡。我把那

叫作“原始的忠诚”。

部长的凯迪拉克刚在一长队汽车前停下，猎人们便跑来跑去，打响了最后一枪，无所顾忌地挥舞着猎枪，样子令人恐惧。跳舞的妇女们边跳边跺脚，弄得旱季的空气里尘土飞扬。场面这么热闹，连“留声机”的声音都听不见了。部长走下车，他身穿绸缎衣服，戴着金链子，用随身携带的兽皮扇对欢呼声表示感谢。据说，他那把扇子扇掉了恶人抛向他的所有阴谋诡计。

他还像从前那么年轻潇洒——这是毫无疑问的。校长正把他介绍给学校的老师，从站在队伍最前面的老教师开始。虽然我没时间仔细观察那位老教师，但我敢肯定，他的鼻孔里还像往常一样有鼻烟的痕迹。部长跟每一位老师都愉快地交谈。看着他，你绝不可能认为他的笑容是假的。这样怀疑他太残忍了。现在轮到我了。我有点拘谨地伸出手。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会记得我，也不打算提醒他。

我们的手握到一起。我盯着他的脸看。他脸上的笑容慢慢凝皱成思考状。校长正在喋喋不休地重复他至少说了十五遍的“先生，我很荣幸向您介绍……”，部长不耐烦地挥动左手示意他别说话。

“对了，”部长不是对具体的任何人，而是对他脑袋里的某种记忆机制讲，“你是奥迪里。”

“是的，先生。”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已经伸出双臂，把我包进他宽大的绸缎衣服里。“您记性真好，”我说，“至少十五

年……”这时候，他已经把我稍稍松开，但左手仍然搭在我的肩膀上。他略朝校长侧了侧身，自豪地说：

“我教过他……”

“三年级。”我补充道。

“对。”他大声说。即便是刚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他也不会比这会儿更兴奋了。

“他是这所学校的一根顶梁柱。”受部长的感染，校长也夸我。自从我进了他的学校，这是他第一次夸我。

“奥迪里，真棒，”部长孩子气地说，有点喘不过气来，“这些年你到哪儿去啦？”

我跟他说，我上了大学，最近十八个月一直在教书。

“好家伙！”他说，“我早就知道他会上大学。我以前常在班上跟其他男孩说，奥迪里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以后会称他‘先生，先生’。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你知道，你真是太坏了。”

“哦，”我开心——我真不好意思承认——地说，“我知道部长有多忙……”

“忙？胡说。你不知道部长就是仆人吗？忙不忙，他都必须见他的主人。”

周围每一个人都喝彩，都开心地笑。他又拍了拍我的背，要我接待会后一定去找他。

“如果你不来，我会派勤务兵去抓你。”

我成了众人眼里的英雄。我晕乎乎的。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不真实。喧闹声慢慢变得遥远起来。我知道我该生自己的气，但我没有。我在想，我以前是不是——也许——一直在用本不属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标准看待政治。当我回到现实，我听到部长正在对另一位教师说：

“这很好。我有时都后悔离开了教育领域。虽然我现在是部长，可我能对上帝起誓，我现在没以前做老师时那么开心。”

我天生记性就好，但在那天最好。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记得当时部长说过的每一句话。我能复述他后来做的整场演讲。

“向造我的上帝说真心话，”他说，“我常后悔。教育是非常高贵的职业。”

为这句话，大家都笑倒了，尤其是尊敬的部长本人，还有我。这个人的自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全国各地的教师都不满情绪高涨，只有他能在那个时候开那种危险的玩笑——不管他自以为是在开什么玩笑。笑声停下来后，他摆出一副比刚才更严肃的面孔，向我们透露：“你们放心好了，内阁里像我这样曾经做过教师的成员，是很同情、支持你们的。”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那位老教师边说边整理他那件已经褪色的压箱底的衣服的衣袖。

“可不是！可不是！”我说。我希望我这句话的本意是讽刺的。但这个男人的魅力，只有人们感觉到了，才会相信。如果

我迷信，我会说，他做了那种被称作“甜面孔”的强力符咒戴在身上。

部长稍微换了话题：“只有教师能做出这么好的安排。”然后他转过身对随行记者说：“这是一支庞大的群众队伍。”

记者迅速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

“在阿那塔历史上，这样的队伍前所未有。”恩威格先生说。

“詹姆斯，你听到了吗？”部长问记者。

“没有，先生，什么？”

“这位先生说，在阿那塔历史上，这样的队伍前所未有。”我说。这一次，我显然言不由衷。

“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恩威格先生自报家门，并拼写出来，还告诉记者他头衔的全称是“阿那塔文法学校所有者兼校长”。然后他转向部长，努力说明之所以有这么多群众，有他的一份功劳。

“我亲自走遍村里的每个角落，把您的——我的意思是部长的——来访告诉他们。”

这时我们已经走进礼堂，部长和随从被引到讲台上他们的座位处。群众发出震耳欲聋的欢迎声。部长朝大厅的各个方向挥扇致意，然后转身对恩威格先生说：

“非常感谢，谢谢您，先生。”

这时，部长随行人员中的一个跟我们一起站在讲台后面、看起来高大威猛的汉子抬高声音说：

“听我说，有几个部长会叫比自己年长的人‘先生’？不管这个人是汤姆、迪克还是哈里。我问你们，有几个？”

讲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同意，部长在这方面的确与众不同——一个身居高位仍敬重长者的人。人们一个劲地赞扬部长，我发现自己为他感到有点尴尬，这无疑说明我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或者说是正在改变？

“部长不部长的，”他说，“谁比我年龄大，就永远是我的长辈。别的部长和别人的做法可能不同，但我的座右铭是：行正事，羞魔鬼。”

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自己因为这个人的不故作谦虚而崇拜起他来。谦虚不就是改头换面的骄傲自满吗？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一流的。谦虚不让我们这么说，但我们希望听到别人这么说。也许正是因为对虚伪的不耐烦，才使得像南迦这样的人成为成功的政治家，而那些不切实际、自命不凡的理想主义者只会千方百计地把那些本不属于政治的精密和精巧带到政治里来。

当我想起这些时——也许并不是上面那些确切的用词——让人恶心的称颂声在讲台四周响起。

恩威格先生抓住机会老调重弹。他说，部长之所以行为举止得体，是因为在教育确实是教育的年代，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的，”部长说，“我常跟他们说，那时的六年级比现在的剑桥还要好。”